



滦南人物故事

滦南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编

唐山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丛书

滦南人物故事

朱永远 庞立恒 杨树人 主编

滦南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编

滦南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领导小组、编选小组名单

领导小组

顾问：冯学行

组长：刘殿英

副组长：刘春祥

成员：吴秉权 荣太运 朱永远

编选小组

组长：朱永远

成员：庞立恒 杨树人 郑玉恒

参加本书编辑人员：

朱永远 庞立恒

杨树人 武贺民

张凤国

序

继《滦南谚语歌谣选》之后，这本《滦南人物故事》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感谢把这本书献给滦南人民的搜集、整理、选编者。他们为民族文化的流长；为祖国文学宝库的丰富；为滦南群众文化生活的多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创作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它直接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达着人民的感情、愿望和要求；它推动着时代文学的发展；丰富着文人文学的创作；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启迪着人们的智慧。今天，民间文学仍不失为广大群众了解历史，丰富生活，学习语言，改进文风的一种文学形式，依然得到人们的喜爱。

在滦南历史的发展中，在哺育滦南人民成长的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产生、流传着大量的民间故事。这本书里，编选者能采撷到的，仅是滦南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但这几朵浪花，也能映出滦南历史发展的足迹，从中我们会看到滦南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名人轶事……。所以，民间故事这批宝贵的文学财富，还有待于我们认真去挖掘、去搜集，并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这颗文学宝库中的明珠放出异彩，使人民得到更多的教益。

发展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振兴滦南文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殷切期望有更多的同志献身于滦南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盛开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

周永芝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目 录

序 周永芝 (1)

革命人物传说和革命斗争故事

李玉奎仗义泄水	杨树人 蒋振武	(2)
刘守仁川林暴动	杨树人	(5)
在艰险的日子里	杨树人	(6)
刘守仁打大庄河	杨树人	(8)
跳出包围圈	杨树人 蒋振武	(10)
刘守仁别母	杨树人	(13)
刘守仁智识张老八	杨树人	(14)
四十八团拉大网	杨树人	(16)
刘团长救张有胜	杨树人 蒋振武	(19)
刘守仁探家	杨树人	(23)
高小安夫妇的故事	杨树人	(25)
高小安除叛徒	杨树人	(36)
独胆英雄姜有馀	贾振利 肖树利	(39)
晁子孚砸日本洋行	刘焕臣	(42)
神枪手裴天来	杨树人	(43)
晓单杀特务	杨树人	(45)
崔志远夺枪	杨树人	(46)

诱擒特务王东振	邵永来	(48)
武林异人宋老三	润江、立恒	(50)
高致远刺刘佐周	杨树人	(59)
枪毙张老八	杨树人	(61)

名艺人的传说

成兆才的传说	庞立恒	(66)
成兆才的故事	杨树人	(87)
张绳武的传说	薛茂林 邵永来	(91)
小靳文然书坛偷艺	朱永远	(97)
靳文然票书	朱永远	(101)
靳文然出师	朱永远	(105)
靳文然对裁路南书王	朱永远	(108)
靳文然再次拜师	朱永远	(112)
靳文然二进唐山	朱永远	(117)
靳文然拾场	朱永远	(121)
靳文然北京献艺	朱永远、任日富、祈贵海	(123)
重振曲坛	朱永远	(125)
尽瘁书坛	朱永远	(131)
杜之意招亲	杨树人	(135)
金菊花脱三险	杨树人	(137)
明珠新出蚌	黎恒	(140)
兴家立业一副板 金梁玉柱柱两根	黎恒	(152)
刘春生的故事	黎恒	(158)

其他人物传说

国恩家庆与家庆国恩	朱永远	(167)
-----------	-----	-------

滦州“画匠”拜见知州	朱永远 (169)
张灿赠画小炉匠	朱永远 (172)
张灿爱民避客	朱永远 (176)
张灿一语救崔八	朱永远 (178)
张灿醉草蚕沙口诗	朱永远 (182)
张灿作诗训仆人	朱永远 (187)
蚕沙口杨有川劫皇粮	朱永远 (189)
崔百祥将军除霸	裴庆礼 (196)
乐三王救驾	杨树人 (199)
曹营郭妃	杨树人 (201)
王泽学和王访	曹新林 (204)
史有余的传说	高树军 (208)
沟府王家	刘焕臣 (210)
法本与曹妃殿海灯	杨树人 (213)
海阳三周	杨树人 (215)
教育世家张凤翔先生	杨树人 (219)
“沿海异人”救难船	朱永远 (224)
渔民发明家	朱永远 (229)
田永利吊锅斗船主	朱永远 (232)
田永利赶庙会	朱永远 (234)
“老妖精”斗艺戏小黑	朱永远 (237)

革命人物传说和 革命斗争故事

李玉玺仗义泄水

杨树人 蒋振武 搜集整理

刘守仁，原名李玉玺（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后改姓刘。父亲李广居，母亲刘氏，为人老实。李玉玺哥儿三个，他排行老二。从小聪明、勇敢、同情弱者，爱打抱不平。在私塾里念书，能一字不差的背出《四书》，写一手好字。李家有三十多亩地，他就农忙种地，农闲经商，从家乡往天津走手捡花生。因本钱不足，向前刘庄财主康荣借大洋四百二十元，讲定月息三分。过了一年，买卖没挣钱，决定还债不干了，给康家一块地，康家不要，说原借款时讲的是下集的、利滚利，这样算帐，李家实在还不起，两家发生纠纷。李玉玺被逼不过，就到滦县告状，反被问成“鸣官诈财”关在班房里。康家钱大理就多，李家多花钱康家就更多花，结果李家打官司卖地十亩，庄稼一处，树一百多棵。康家是当地大财主，有地三十顷，夏天耪地有一百张锄，外有买卖进项，打官司花了大洋三万多块。李家支持不了，李玉玺长期在押。

李玉玺被关班房，当地许多人不平。小顾庄顾老贤的大儿子顾老惠在北京是冯玉祥敢死队的大队长。顾老贤同情李玉玺，写信给大儿子：“李玉玺乃为父螟蛉义子，从十一岁长住咱家，不离左右，代儿行孝甚得我意。不料成家后，迫于生计，借康家大洋四百多元，原讲月息三分，后康家咬定是利滚利。两姓诉讼半年，李家已经破产，汝义弟玉玺被押

一百二十多天，人人不平，吾儿能否为玉玺伸张正义，救他脱牢狱之灾，然后息事宁人，和睦乡里。”让三儿去北京督促办理。一方面与李家讲说清楚。北京的人情说到张学良处，因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有偏袒康家意思，被调往别处，由程冠一代司令。程冠一叫滦县快完此案。三天内判定无罪释放。李玉玺原借四百二十元，只还本不付息。李玉玺表面上打赢了官司，心里实在不平。他常常说：“冤死不告状！”买大枪一支，练习射击。

一天，庄里的人都在大杨树荫下乘凉，李玉玺背枪出来，有人说：“李玉玺，你能把树上的老鸹打下来吗？”李玉玺端起枪来一瞄，把老鸹打下来，大伙拍手叫好。李玉玺一笑，说：“你们看我打个张嘴雁！”一举枪又把个从头顶上飞的老鸹打下来。于是前后庄都知道李玉玺的枪法好。村里有个抢男霸女的土匪叫张福，外号小鹞子，他见庄西头有个媳妇长得好，丈夫出外几年了没信，就要抢她。这媳妇吓得直哭，找李玉玺想办法。李玉玺打发她走了，随后找到张福，说：“听说你要抢人？你要抢我就毙了你！”那时张福背着个匣子，挎着个撸子，连动也没敢动，也没敢抢人。李玉玺的名声越来越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天降暴雨，川林家家塌炕，后刘庄的庄稼都淹了。李玉玺觉得奇怪，为啥水流不出去呢？一会儿，本庄有个门头户来了，他对李玉玺说：“康荣把前刘庄和后刘庄之间的泄水道堵了。咱告他去！”李玉玺说：“我再也不打官司！”那个人见没商量，扭头走了。李玉玺对他兄弟说：“背着马四环，拿着步金钩，跟我走！”李玉玺扛了把锹，趟着水赶到堵水的埝上。见埝比人高，有五尺多宽。李玉玺就挖开了个口子，水一过口子，响声比牛吼还

大。康荣的妻侄见了不敢管，跑回去对七、八个护院的说：“李玉玺挖了埝，打他去！”护院的有个叫汪海的说：“李玉玺不是匪，打啥？要是真有匪，不进康荣的家我们也不管！”

李玉玺哥俩去挖埝，他们的妈刘老太太坐不住炕，到村里一说：“玉玺去挖埝了，出不差儿呀！”大家一听，一齐嚷：“我们都去，和康荣拼了！”大伙来到口子上，见那边也来了人。那边有个人说：“堵上吧！”李玉玺说：“要堵上我还不放呢！这是你个糊涂虫说，要是康荣，我打死他这儿！”大家见李玉玺这样，都不敢吱声。又有人说：“说合说合吧。”有个老头叫贾汉成，他说：“说合得五天以后！”就这样，水泄出去了，人们着实宾服李玉玺。

讲述人 李玉琢

刘守仁川林暴动

杨树人 搜集整理

李玉玺公正无私，胆大敢为在乡里很有名气。一九三八年春天，马城大众书局的伙计李春波时常到李玉玺家来，他和李玉玺是好朋友。其实他们是在做暴动的准备工作，详细地统计了前刘庄，川林一带的枪数，然后通过关系分别掌握这些枪，起名叫“占枪”，有的枪占不上，就设法夺取。

到七月，暴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一天，张鹤鸣带人来川林取枪，有人报知李玉玺。他连忙赶到，和张鹤鸣说：

“我都占上了。”张鹤鸣说：“那就给你，起动吧！”李玉玺回到家里吩咐人通知各地起枪暴动。李玉玺戴出袖章，拿枪向外就走，他媳妇鲁氏死劲抱住大腿，又哭又叫不放李玉玺走。李玉玺心如火烧，用大腿挂着她走了十来步挣出来。赶到川林，队员们已聚了不少。大部分枪支已经掌握起来，只有新庄子王义兴有驳壳枪一支，匣撸一支不交。李玉玺笑道：“这有何难？”他只身到王义兴家：“大哥，枪呢？”王义兴说“给你留着。”就把两支短枪交给了李玉玺。

李玉玺火速回到川林，编队，组成抗日联军独立大队，任独立大队队长，化名刘守仁。有人四百多名，枪三百多支。提出“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抗日救国”等口号。独立大队军纪严明，和其它暴动部队取得联系，向北开拔，不久奉命西进。

讲述人 李玉琢

在艰险的日子里

杨树人 搜集整理

一九三八年冬天，刘守仁和贾殿元从平西秘密回到庄里开展抗日工作。他们不敢进家，暂且在本村农民赵忠臣家住。

赵忠臣只有老俩口子，有间半正房，三间东厢房，刘守仁他们住在东厢房里，成天不出屋，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出来走走。

一天半夜里，刘守仁忽听隔壁有悄悄开门的声音，立刻警惕起来，一捅贾殿元，持枪走出厢房，前后左右察看，没什么情况。一会儿，见正房上有一条黑影一晃，是个人，见他趴在房上，把头伸出房檐来窥探。贾殿元举枪要打，刘守仁一把按住，向房上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道墙。咱各不相扰，你走吧。”房上那人听了，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

刘守仁对贾殿元说：“你打死他，赵忠臣咋好？咱暂时隐藏，为的是不让敌人知道，要一打响，是给敌人送信儿？快走吧，这里呆不住了。”他们当夜别了赵忠臣。

十冬腊月到哪里去安身呢？刘守仁说：“康瑞的园子里有个场房，现在冬闲，准没人，可暂时在里面避风。”这园子不小，堆满柴草，很少有人来。这天早晨，恰巧康瑞带伙计们来园子里铡草，顺便瞅了瞅场房，看见了刘守仁他们，吃了一惊，说：“我看天气不好，不下雪也得刮风，改天再

说吧。”伙计们走了，他进去说：“你们可把我吓死了，咋不给个信儿呢？”刘守仁说：“咋给你信儿呢？”康瑞一想也是，说：“我给你们弄饭去。”一会儿，端来了热粥、碟子饽饽、咸菜。刘守仁和贾殿元吃饱了，康瑞说：“黑夜住家去吧。”刘守仁说：“晚上再说吧。”到了晚上，刘守仁用灰炭写上“走了”两字，趁黑夜跳进张顺兴家，敲敲窗子。张顺兴起来，见是他们，立刻明白了，一指幔子，刘守仁和贾殿元都上了幔子，一藏就是十天。那时张各庄住着敌人，天天哄嚷要清乡，又要起证明书，风声一天紧住一天。刘守仁又转移到前庞各庄，住在山东人郭玉珍家里。

任你怎样秘密，刘守仁又回来的消息慢慢传开。一些坏人提起刘守仁胆战心寒，在行为上有所收敛，抗日工作一点点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上级调刘守仁到平西学习，一九四零年回来任海防区区长，以后任路南一区队第三连连长。

那时敌人抓抗属，刘守仁的两个闺女和一个儿子都在后刘庄家里，由当地疏散出去。儿子李德田随继母鲁氏住在曹北店姥姥家。过了些日子，地下党支部见鲁氏大大咧咧，对抚养德田不够精心，常常让他去远处拾柴，怕出意外，报告刘守仁让他快想办法。刘守仁不得已，半夜间暗入曹北店岳父家，从窗户窟窿里用手电照见鲁氏盖着厚实的棉被，暖暖和和，小德田只盖一件棉袄，感到很伤心，当下叫起鲁氏，说：“环境紧张，我带孩子走了。”鲁氏苦留不住，连夜让德田骑马到杨岭，托人秘密寄养起来。

讲述人 张 旺

刘守仁打大庄河

杨树人 搜集整理

一九三八年，刘守仁带独立大队西进，在渡白河时受到日本伏击，部队受挫。刘守仁到西边不久，又回老家，坚持抗日工作，常在贾家坟上藏着，那时环境很恶劣。一九三九年到平西受训。一九四〇年又回冀东，任海防区区长。过了一段时间，组建游击队，刘守仁任路南第一区队第三连连长。

第三连只有六、七十人，大多是农民出身，对于军事知识技术掌握的不多。刘守仁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他在对敌斗争中非常敏感，常常避实就虚，神出鬼没，最初很少打仗。有个战士向刘守仁说：“连长，咋不打一仗啊？”他一伸手摸起块砖来：“你一掌能打碎吗？”那个战士说：“试试看。”一掌没打碎，两掌也没打碎，战士红着脸说：“砖忒硬”。刘守仁说：“看我的！”他一掌把砖打碎了，又拿起一块，用掌一擦，也断了，“你不比日本硬，就能打赢了？”战士吐一吐舌头，就安心练兵去了。三连战士能一天走一百里，两头见日头。上房不用梯，过河不用船，拼刺刀一个顶俩，射击是指哪打哪。一支少而精的游击队逐渐形成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一个夜黑天，三连向大庄河方向猛插。

日本鬼子和汉奸队把守大庄河盐滩，骚扰百姓，他们把

大庄河财主强字号的宅子当据点修得铁桶一般。

刘守仁早就想摸大庄河据点，考虑到硬拼吃亏，里应外合最为合适，早就安插了两个战士去当盐警。这两天接了可靠情报，十二点后该我们内线站岗，接我军进去。部队悄悄包围了据点。刘守仁注视着岗楼，忽见一连闪了三次火光，他叫通讯员把手电打亮，也晃了三次。又见岗楼上一连闪了三次火光。刘守仁命一、二排迅速前进，三排在外掩护。一排长走到吊桥边，见吊桥早已放了下来，门也开了。一排长轻轻击了三掌，那边应了三掌，过来两个盐警，说：“鬼子们都在东边屋里！”战士们按顺序分别把好营房各屋，叫他们起来交枪。摸到东边屋里的战士，猛向屋里扔手榴弹，不到一袋烟工夫，全部解除了敌人的武装，我军无一伤亡。

后来，群众编了一个歌，歌唱摸大庄河战斗：

小日本，和汉奸，大庄河里把盐滩，惹得百姓不得安，
敢怒不敢言。

刘守仁，把兵点，还有区长李振寰，带领队伍去围歼，
正在三更天。

强字号，大兵营、手榴弹儿往里扔，炸死鬼子三十名，
遍地血染红。

马四环，得五车，还有机枪不用说，活捉俘虏八十多，
百姓笑呵呵。

讲述人 王逸生